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恭贺黄明信先生九秩华诞暨《黄明信藏学文集》出版座谈会综述

朱志美 林世田

2007年12月29日，欣逢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著名藏学专家黄明信先生九十华诞，国家图书馆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恭贺黄明信先生九秩华诞暨《黄明信藏学文集》出版座谈会”在国家图书馆隆重举行。

座谈会由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主持，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著名学者任继愈致贺词。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毕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庆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王尧、中国民族图书馆原藏文文献部主任孙文景、中国科学院原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陈久金、国家图书馆原善本部主任黄润华、中国藏学出版社总编辑马丽华等先后发言，充分肯定了黄先生辉煌的学术成就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热情称颂了黄先生的高尚人格。

黄明信先生1917年生人，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四十年代曾在拉卜楞寺学习藏传佛教文化，长达八年，并考得然监巴 rabjamba 格西学位，在藏传佛教，尤其是因明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1950年到中央民委工作，1953年任民族出版社藏文编译室副主任，曾为第一、二、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藏文翻译组主持人之一，并主持过一些民族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在长期的翻译过程中，黄先生对藏文哲学社会科学名词术语的确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58—1978年下放农场劳动二十年，为农业一级工。1979年平反后，在道泉先生的推荐下，于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任研究馆员，长期从事藏历的研究。黄明信先生担任的社会职务有：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干事、西藏天文历算研究会名誉副理事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理事。

在座谈会上大家历数了黄先生在中国藏学研究事业中的贡献，特别是在藏族的天文历算研究方面取得了世界级的研究成果。任继愈先生指出：解放后一度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藏学没有人研究，可是黄明信就甘于寂寞，不求热闹，也不求富贵，就躲在一边慢慢干。他那藏学研究是冷门，他那藏历又是冷门中的冷门，他居然把它搞出来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世界级的水平嘛，现在世界上哪一个能超过黄明信先生藏历的研究的，没有。他要研究就到这里来请教。

在藏历研究方面，黄先生与陈久金先生合作的《藏历的原理与实践：据商卓特·桑热与马杨·索巴嘉参藏文原著翻译和研究》，被公认为填补了该学科的空白，受到国内外藏学家的广泛关注。正如陈久金先生所说：天文界的一位院士曾经说过，我们几个人开创了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的研究，这个工作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其中藏族天文学的研究是黄明信先生带领我一起做的。王尧先生也指出：黄先生和天文历法专家陈久金先生的著作，把他们所能搜集到的藏族历法的著作汇集起来，深入研究，是我们中国人写出来藏历研究的一部顶尖著作。

黄先生还在因明学、藏文典籍，特别是藏传佛教的文献研究方面也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这对于增进民族团结也大有裨益。正如王尧先生所讲：“解放以后从事藏学学习研究的人都是报着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增进民族团结，黄先生以自己深厚的学术功底，在这个方面起到了表率作用。”

在座谈会上，毕华女士等专家学者还回顾了黄先生的一些主要论著。黄先生为《藏汉大辞典》主要编纂者之一，曾经发表过《藏族历史人物年代手册》、《西藏的天文历算》、《汉藏大藏经目录异同研究》、《藏历漫谈》等一些著作。在藏学研究中心初建的时候，曾聘请黄先生作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成员。黄先生还担任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重点基础科研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北京藏族卷》课题的学术指导。《中国藏学》创刊之际，黄先生在汉藏文版上发表了《藏文古籍编目条例》一文，影响非常大。现在，黄先生仍然笔耕不辍，2006年还为《中国藏学》撰写了一篇《对于几种辞书里“藏历”条释文的评论》。

黄先生作为藏学大家，对后生晚辈的提携奖掖也非常值得敬重。座谈会上很多学者都谈到自己在这方面的感受。著名藏学家王尧先生说：黄先生是藏学研究的先行者，当年自己已经于道泉先生引荐，追随黄先生及当时

藏学界诸位专家学习，在藏文的翻译等方面收获颇丰，故而非常佩服黄先生。与会者纷纷表示，在80年代初期就看到黄先生的著作，从中得到非常多的教益。很多人通过书信、电话、登门拜访等方式向黄先生请教过问题，黄先生对于后辈从来都是倾其所有，问一答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循循善诱。虽然好多人没有亲自上过黄先生的课，但是黄先生的著作就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所以中国藏学出版社把黄先生的文集出版，不光是对我们这一辈，就是对以后要加入到藏学研究队伍中的青年后辈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黄先生为人谦虚，从不追求功名，甘于奉献。参会者纷纷表示：黄先生曾率先支持民族宫的工作，民族宫编的《藏文典籍目录》，就是在黄先生指导下诞生的。黄先生到国家图书馆后，认识到图书馆皮藏的文献典籍其目的不仅在于保存文化遗产，更在于提供社会利用，故而非常重视藏文古籍目录建设，以为沟通学术渊薮与学术研究的津梁。他逐件逐册地翻阅藏文古籍，悉心考订，国家图书馆藏文古籍的目录无一不浸透着黄先生的心血。1997年国家民委启动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工程，黄先生那时已经八十岁，然而义无反顾，热诚地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当时培训著录人员，八十岁高龄的黄老先生亲自给著录人员讲课，一讲就是半天，而且课下还跟这些学员探讨交流。老先生这种坚韧不拔、甘于奉献的精神，这种一生以藏学为宏伟目标的高尚品格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通过大家的发言介绍，每位与会者都非常感动，受益颇丰。在黄先生九十华诞之际，与会者用不同的方式祝贺黄先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并送上自己诚挚的祝福，希望黄先生在九十华诞之际，能够心情愉快、健康长寿、万寿无疆！谢淑婧女士还献上一段深情的祝词：“他生长在大漠荒原，您的经历像他一样，饱经磨难，雪雨风霜。他的辞典中没有奴颜媚妩，您的人品像他一样，有的是不阿与刚强。他是一块红碧玉，您的心灵像他的色彩一样火一般的温暖与慈祥。他是一块坚石，质地实实在在，其硬如钢。他怎能与您相比，先生造诣深广，治学严谨，容不得半点虚假夸张。待晚生后辈，倾其所识，提携传帮。我赞美这红碧玉，更敬仰您的品德高尚，感激您为我人生指航，您在我心中永远发光。衷心祝福您福寿绵长，贵体安康！”

与会专家学者发言之后，黄先生作了精彩的答谢辞。黄先生表示愿努力成为贡献于社会的多，取之于社会的少的人。黄先生讲：这九十年来，从小时候的尿布起，到将来死以后的骨灰盒为止，这中间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是从社会上得到的，取之于社会的很多很多很多。所以说自己心里必须算算这个帐。佛家说“因缘生诸法”，因缘就是内因和外缘，诸法就是一切存在的事物。只有内因、外缘凑合在一起，才有了一切的事物。所谓内因，包括得之于父母的先天的禀赋和自己后天的努力，不客气地说，有一定的自己的努力，这是主观的条件，就是内因。外缘就是社会给予自己的，自己的一些成绩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来的，也就是外缘，非常感谢前人和对自己社会的恩赐。在答谢辞中黄先生回顾了自己九十年来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以及一些重要学术成果的形成过程，并且介绍了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黄明信藏学文集》的基本情况。该文集第一册是关于藏传佛教因明学方面的论著，第二册、第三册都是关于藏历的内容。除了黄先生成册的专著之外，还有一些论文也搜集在里面。长达120余万字的煌煌巨著是黄先生学术成就的一个写照，为藏传佛教和藏历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整个座谈会在感人而热烈的气氛下进行，并取得圆满成功。正如任先生所说：我们给黄先生祝寿，不是能保你升官之类的，没有这些好处，得不到这些东西。都是黄明信先生学术感召力把大家凝聚来的。